

宋繫太平御覽



1 3  
403  
134



43  
403  
134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九

火部二

火下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月山諸田一人  
悼君以贈  
所購以贈

新定圖書

西京雜記曰惠帝七年夏震南山火木林數千株皆火燃  
至末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  
得龍骨一具鮫骨二具而諸國天不食木名曰符桑衣不  
又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  
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日賑而辰則得酒食火華則  
得錢財故日賑則祝之火華則拜之况天下大寶人君重  
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以有林不  
王子年拾遺記曰岱山東有貧淵千里孟夏之月水騰沸  
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之月稍焦澗中有黃色烟  
從地中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地數尺得焦石

如炭或有碎火如俗間之火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  
十步炙人衣服則焦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爲席冬彌溫以  
枝相歷磨則火出  
又曰昔伯禹隨山濬川起自積石鑿龍門至室穴初入室  
穴之時孔八尺稍入幽闇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人有黑  
虵長十丈頭有角銜夜明之珠以遵於禹  
又曰貢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里扣  
之片片則蒼然雲出俄而徧潤天下有木名曰倚桑亦有  
冰蠶長七寸黑色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  
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水而不濡其質輕軟柔滑以之投  
火則經宿不燬唐堯之世海人獻之

又曰始皇好神仙之事求天下異術有宛渠之民乘蠶舟  
泛黑水而至於雍郢始皇與之語及天初開之時了如親

見始見問曰聞子明於見遠願聞其術對曰臣之國去咸  
池日沒之所九萬里焉日月之所不照以萬歲爲夜其晝  
則天豁然中開闢數百丈萬歲還合則爲一日也及其爲  
夜琢燃石以代日光此石出於然山其土石皆自光明鑽  
斬皆火出大如粟則輝曜一室昔炎帝時火食國人獻此  
石也

又曰中彌國去都萬里有燧明國不識四時晝夜其人  
不  
死厭世則升天國有火樹名燧木屑盤萬丈雲霧出於中  
間扒枝相鑽則火出矣後世聖人變腥臊之味遊日月之  
外以食救萬物乃至南垂目此樹表有鳥若鴉以口啄樹  
粲然火出聖人成焉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庖羲  
之前則火食起乎茲矣  
又曰郵寄字君珎喪親盡禮去墓一百里每夜行常有鳥

衡火以夾之

六韜曰軍不舉火將亦不食

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燃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

天地大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木中有火乃焚大槐

又曰利害相摩生火甚多也曲熟衆人焚和衆人遺利則和

其和

又曰曾子居衛緇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又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又曰指窮為薪火傳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不

知其盡也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而命續由

又曰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

又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又曰馬血為燐人血為野火

又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

列子曰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籍芴音燔林肩赫百

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從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

若無所經涉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

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

謂火襄子曰嚮之來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

人曰不知也

管子曰黃帝作鑽燧出火以熟葷臊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

趣而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而不救火乃召問仲尼仲尼

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救

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舉國不足以賞於民

請徒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遍火已滅矣

淮南子曰火上尋水下流

又曰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衡其神為熒惑其獸為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

又曰十一月水王而陰勝陽陽氣為火陰氣為水水勝故

夏至濕通合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

又曰練土生木練治練木生火練火生雲雲金練雲生水

練水生土

又曰夫火熯則水滅之金堅則火消之

又曰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

又曰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窮也難音然

又曰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而無事日熾火

又曰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又曰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不陰陽相

薄自然之勢

又曰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瓊瓠或以盆盂其方圓

銚勅果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

又曰順風從火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蒿也

又曰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兩者皆未有功而相去亦遠矣

又曰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之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水

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

又曰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

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

又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礫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

又曰未嘗灼也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揮刃者見其有所害也

又曰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遙望若野火也

又曰炎帝於火死而為竈炎帝神農以火帝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

抱朴子曰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氣則其不能生日月可知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亦何必盡如日月之方圓乎今火出於陽燧而火不圓也水出於方諸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

之理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則月精之生水可知矣

又曰南海之中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千里當火起之時滿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著此木木雖為火所著但小焦黑人或得以為薪者火暑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為火浣布木皮亦剝以灰煮為布但不及華細好耳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績為布故火浣布有三種焉

又曰暗非火積水非魚屬然暗竭則火滅水涸則魚死伐木而寄生除蔓草菟絲萎  
又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飛霜之散則不熱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之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

十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也

傅子曰管寧之遼東而歸海中遇暴風餘舡皆破唯寧舡自若夜晦舡人盡惑莫知泊所忽望見火光趣之得島一無居人又無火爐行人感異焉以為神光之祐皇甫日積善之應也

尸子曰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為火也

陰符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

孫子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二日火積三日火輜

四日火庫五日火燧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生得之魯君許諾乃使轉其拳膝其耳置之匣中至齊培桓公使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燿火所以被除不祥也燿讀如自灌又曰鸞雀處一屋之下自以為安竈突決火棟將焚鸞雀

不却禍將至也

又曰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為之紀

博物志曰燧人鑽木而造火

又曰臨邛有火井一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昔人以竹木投之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後火轉盛以盆著井上煮鹽得鹽熟後人以家燭火投井中火即滅迄今不復然也

又曰臨邛有火井深六十餘丈火光上出人以筒盛火行

百餘里猶可燃也

蜀王本紀亦同

又曰魏明帝世河東有焦光者裸而不衣處火不焦處寒不凍

又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晉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南越志曰廣州有大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南無霜

雪故成樹也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魚案百家書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但就取之說云司門尉姓池名魚城門火救之燒死故云然耳

又曰臧仲英家欲炊而失釜火從篋中起衣服盡燒而篋不損

山海經曰符愚之山其鳥名鵠音晏其狀如翠而赤喙翠似燕而

又曰翠山之上其鳥多鷓音壘其狀如鵠赤黑而兩首可以衛火

又曰嶠岷之山上多丹木其葉如穀其實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已瘴可以衛火

又曰帶山之上其獸焉其狀如馬而一角其名曰瞿音勸

可以衛火

又曰令丘之山無草木其上多火

又曰峒音居山之上其鳥焉其狀如鴉而赤身白首名曰竊脂可以衛火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山名曰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即然今扶南東萬里有者薄國其國雖霖雨火常然火有白鼠常出山邊求食人捕之以毛作布而今之火浣布也

又曰厭火國人獸身黑色火出其口中言能吐火

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生木晝夜火燃得暴風雨火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七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

新論曰漢元帝廣求方術之士漢中道人王仲都云但能忍寒暑耳以隆冬單衣於士林昆明池上無變色至夏大



暑使暴坐環以十爐火不汗出  
三輔黃圖曰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為項籍所發放羊  
兒墮羊豕中然火求羊燒其柳藏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之後百五  
日禁火寒食云為介子推子胥沉江吳人未有絕水之事  
至於子推獨為寒食豈不偏乎

河圖挺佐輔曰伏羲禪於伯牛錯木作火

春秋潛潭巴曰火從井出有賢士從民間起宋均注曰火

者屈滯火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腹疾遂  
天之意故為燧人也

陸景典語曰衝風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  
然也

古今注曰宣帝地節元年上郡沙中夜中有火如粟出不  
熱

又曰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炷承之得  
火也

瓊語曰智伯既敗將出走夢火見於西方及夫出奔秦又  
夢火見於南方遂奔楚也

張衡靈憲曰日正火月正水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

河圖汴光篇曰陽精散而分布為火

折地圖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笑林曰某甲夜暴疾門人鑽火其夜陰暗未得火催之急  
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闢如漆何以不把火  
照我當得覓鑽火具

潘尼箴曰夫水火者所以佐理天地清成大化也在天則

日月麗焉在地則水火存焉無天風雷淵火出山亦天四  
照其當皆負輦火具其難也太平之開為項籍所廢放  
則人益禁日深責人奉火無准既今開成制所以不吐火  
禁於日某甲身暴熱門人發火其前劉韻未許火贈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六十九

所圖者其益日開普燈而後亦然火  
西漢靈壽日五火民五木火樹水武木則舍邊  
藝火其策南武善發夢亦有其北從民開燈  
蘇林拜晉命烈烟陳出法恐火長外西武火出於秦文  
火出文則則人於水取火燈生為令人無其或遠  
又日開燈則難攻之沃吹輪向日限火主以支其承之  
然其難日開其之難於夜則火之難於夜則火之難於  
古今其日宜帝世而太平上將也中外中其火吹聚出小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

火部三

漢書曰王莽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莽常御燈火至明  
東觀漢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祭遵營士眾作黃門  
武樂至夜御燈火

晉書曰温嶠往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  
怪物嶠遂燬犀燈而照之須臾見水中奇形異狀或乘車  
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故相照  
意甚惡至鎗踰旬而卒

唐書曰皇甫無逸為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  
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為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睿宗好樂聽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僧娑隨婆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凡經四日從大酺睿宗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日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當暫來帝日掃除宮內燃九光之燈

荀采傳曰荀采爽女爲陰瑜妻而夫早亡爽逼嫁與太原郭弈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帷帳建四燈斂衽正坐郭氏不敢逼

三秦記曰始皇墓中燃鯨魚骨爲燈

鄴中記曰石虎正平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以鐵爲之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人丁緩者爲恒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又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異者有青玉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爛若列星而盈室焉

洞冥記曰漢武帝燃芳苴燈於閣上有白鳳黑龍鼻足來戲於閣上芳苴草出奔盧國

又曰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燈光不滅

羊頭山記曰漢有常滿燈不添常滿光明不絕也

法顯山記曰舍衛國精舍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與佛論議處精舍夾道相對亦高六丈許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時佛精舍影則照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北暎不得照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天寺洒掃燒香燃燈供養至明且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娑羅門志言諸沙

門取我燈自供養佛婆羅門於夜自伺候見其所天神持  
燈繞佛精舍三匝供養佛已忽然不見婆羅門乃知佛神  
卽捨家入道晉書卷一百一十五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卧於室中以畫石爲榻高三尺  
廣大尺石體甚輕郵支國所獻也上設紫琉璃屏風列金  
麻油燭如屈龍形雜采爲之侍人唯見燈明以言無礙乃  
於屏風外扇之偃曰玉石豈扇而後消涼侍者乃以手摸  
之知有屏風之礙晉書卷一百一十五又曰穆土東至大機晉書卷一百一十五之谷起春霄之宮集諸方士問佛  
道法時已將夜聞舛然雷聲伏蟄皆動俄而有流光照於  
宮內王更設常生之燈一名恒明亦有鳳腦之燈綴水蓮  
冰穀之花上去燈七八尺不欲使烟光遠照也西王母來  
乘翠鳳之輦共王飲會

又曰昭燕王時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升龍膏以獻昭王  
王坐通雲之堂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爲燈燿百里烟色丹  
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遙加拜之以火浣布爲纏炷光滿  
於宮內

孫子曰火光明于天者燈燭何施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也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  
秦子曰智惠多則引血氣如燈火消暗膏炷大而卽明則  
膏消炷小而闇闇則息膏至久也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旣滅乃有人引美人  
者美人挽絕其冠纓

栢譚新論曰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脂炷燹禿將滅余謂  
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禿炷矣伯師曰人衰老應自續余  
曰益性可使白髮更生黑至壽極亦死耳

王朗秦故事曰五華燈樹正月朔朝賀設於下三階之前  
月照星明雖夜猶晝  
淮南萬畢術曰取蛭脂為燈置火中即見諸物  
諱林曰穉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  
長丈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口吾耻與鬼魅  
爭光

燭

記曰待坐於所尊劬燭至起異晝  
又曰燭不見跋跋本燭盡則去之嫌  
又曰曾子寢疾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不與  
又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親骨肉也  
又曰祭之日汎掃反道鄉為田燭反道剗令新土在  
又曰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燭主人親執燭劬執燭不

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書禮殺

又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禮治國

而無禮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又曰女子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周禮曰司几筵掌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

又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為貫鄭司農云貫

儀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三乘執燭前焉主人贊也大

又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官執燭於西階上甸人

執燭於庭中閽人執燭於門外

尚書大傳曰后夫人將待君前息燭後舉燭

執燭

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之齊出門遇蘇子揖君問夫江上夜  
 女乎夫江上夜女有家貧無燭者夜女相與欲去之無燭  
 者曰女以無燭之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東壁上餘光  
 照西壁者幸以賜女何為去我諸女以為然而留之今臣  
 奔逐於秦而出關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  
 善  
 史記曰始皇塚中以人膏為燭  
 謝承後漢書曰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闇暝之中不燃  
 官燭  
 晉書曰周顛弟嵩嘗因酒暝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  
 橫得重名以所執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  
 固出下策耳  
 齊書曰竟陵王子良常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具刻一

寸以此為奇蕭文琛曰燒一寸燭為四韻詩何難之有乃  
 與丘楷江洪共打銅鉢為五韻詩響滅皆可觀覽  
 後魏書曰高祖嘗幸清微堂命黃門郎崔光鄴郭雅邢巒  
 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高祖曰燭至辭退無同  
 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  
 成此夜飲  
 北齊書曰郎茂年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  
 三禮玄象刑名之學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恒節其燭  
 唐書曰劉沔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  
 後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月黑  
 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  
 患可持而還既行然有雙光在前自後破虜危難每行嘗  
 有此光及罷鎮後雙光遂息

又曰柳公權充翰林侍書學士每居堂召對繼之燭見跋  
語猶未盡不欲取外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  
會稽典錄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恕務在寬矜每至冬  
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  
又曰陳脩字奉遷烏傷人也爲豫章太守脩性清潔履約  
恭儉十日一炊不然官燭  
神仙傳曰漢章帝問劉馮曰殿下有怪常著朱衣被髮持  
燭相隨而走爲可劾否馮曰可帝因使人僞爲之馮以符  
擲之數人頓地帝驚曰以相試耳乃解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與其隣婦李吾之  
屬合燭夜績徐吾最貧而無燭李吾曰徐吾燭數不屬誰  
無與夜作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洒掃陳席以待來者今  
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關何愛

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石密五斛蜜燭二百枝

又曰匡衡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  
光而讀矣

王子年拾遺記曰融臯西有銷明之草叢生千葉陰覆地  
夜視之如列燭晝則滅矣

又曰崑崙者是西方白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夜  
望水上光焰如燭

抱朴子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焉

又曰夫明燭宵舉則飛蟲群起  
又曰有自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形者神  
之宅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方之於燭燭盡則火不  
居住也

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銷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悅之日舉燭者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國以治也

淮南子曰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高燭之類也火愈燃而消愈亟愈益也亟疾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明老而不學昧昧如夜行焉秉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世說曰君夫君夫王愷字以給糖澳金石季倫以蠟燭灼炊

玄晏春秋曰予讀漢書匈奴傳不識撐黎孤塗之字有胡

奴執燭顧之而問之奴曰撐黎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

猶漢人有天子也予於是乎曠然發悟

潛夫論曰隅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則盡照之後燭而益明二者相因而成大火

論衡曰太公陰謀書稱武王伐紂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權掩不備

地鏡圖曰相玉見美女子載燭行壇陰從其所出人馳尋之石中有玉矣

蔡氏化清論曰伏龍非我馬白川非我燭滅之默之保此小朴

楚辭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明燭華容備

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彼玄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東觀漢記曰光武平河北任光伯卿暮入堂陽懸騎皆炬

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驚怖即夜降

魏志曰滿寵字伯寧以前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孫權自

將號于萬至合淝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十數人折松為

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秦賊於是

引退

宋書曰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

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瘡退走至滑臺復  
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仲德志欲南歸乃奔遼奔太山遼  
追騎甚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夜行百里許得  
以免難

六韜曰三軍有行統領士眾且則有雲梯遠望儀則設雲

火萬炬

淮南子曰亡者不敢夜揭炬

為人鬼也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任車

也商於齊暮至於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爝火甚盛

爝火威飯牛車下望見桓公擊牛角而病商歌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字德珍事郡功曹為小吏常持劍侍

功曹月日朝并持炬嘉於是忿然曰男兒為吏不免曉役

投火於地以劍帶槐樹趨詣府門主者問其故對曰才去

芻牧來入大朝觀庠序之化今右手持劍左手把炬此等  
之事乞得受罰而歸神仙傳曰王遙字伯遼夜大雨晦冥遙出行不露雨有炬  
火常在於前英雄記曰公孫瓚與破虜校尉鄒靖俱追胡靖為所圍瓚  
迺帥奔救胡即被散解靖之圍乘勝窮追日入之後把炬  
逐北

又曰周瑜敗曹操於赤壁密使輕舡走舸百餘艘艘有五  
十人拖棹人持炬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一

火部四

庭燎

庭燎

說文曰庭燎火燭也

禮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詩曰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也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

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周禮曰閭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躡官門廟門燎地燭也躡止行者廟在小門之外凡賓

容亦如之

又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於外門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為

春將出火也火禁謂  
川火之處及備風燥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公車  
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依舊門內施詔曰尙書奏九  
年庭燎當在端門內明帝時在公車門外可依舊安  
趙書曰石勒造燎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燎組繳  
上下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閭闔門前設  
庭燎各二合六處皆六丈

說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  
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  
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  
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

皆自謂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  
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禮之期月而士至

煙

說文曰煙火氣也焞焞然也

漢書曰元帝時有童謠曰井水溢滅鼃煙灌玉堂流金門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爲長沙太守常食乾飯不發煙  
囊

沉約宋書曰桓玄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  
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煙乃張天  
許邁別傳曰邁少名暎高平閻慶等皆就暎受學暎日闔  
君可服氣以斷穀彭君宜餌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暎爲燒  
香以五色煙出暎亦自去莫知所在

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時人也爲帝陶正有神人遇之爲

其掌火能出五色煙  
三秦記曰秦始皇葬驪山牧羊童失火燒之三月煙不絕  
廣古今五行記曰前涼御史宋誦房壁中煙出揭而視之  
別柱燦然誦謂弟澄曰柱之爲字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  
燦宋破而主存此災之大者也宜思防之其後張邕誅宋  
混諸黨  
王子年拾遺記曰負嶠之山四百里有池周一千里色隨  
四時變中有神龜八足大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復  
有四燭時出爛石上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於冥昧當  
雨之時而光色彌明此石常浮於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  
紅燒之有煙數百里升天則成香雲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又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鷗繞繞而噪或集介子  
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煙

列子曰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  
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

抱朴子曰伯喈識絃音氣於煙燼之餘也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  
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  
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  
水用事火煙黑

西域諸國志曰屈茨國有山夜則有光火晝則有烟焉

風俗通曰俗云亂如縕者糞除不潔草芥集衆火就燒之  
謂之縕言其煙氣縕縕取其希有淆亂

鍾會芻蕘論曰焚林成煙其似於雲○顏延之廷誥曰火  
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  
桂折

焦贛易林丈之小過曰十里望烟散煙日分形體滅亡終不見君

說文曰炭燒木也

記曰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左傳曰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庭閭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見之怒閭曰夷射姑旋焉旋小命執之見其不潔弗得滋怒

自投于床廢十鏹炭爛遂卒廢墮也

又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以瘞壙

又曰宋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温將

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周禮曰宮人共王之沐浴沐浴所以自潔清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鏹炭

又曰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灰給

所共多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又曰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以灰洒毒之洒灑也除牆屋者除

史記曰竇皇后弟少君為人所略賣為主人入山作炭暮

卧岸崩百餘人皆壓死少君獨不死

漢書曰先冬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亭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候二至焉

晉書曰王沉為豫州刺史下教求直言之士注簿褚碧音略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忱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諂諂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矣

又曰孫登住宜陽山自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  
 後魏書曰高聰卒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令燒指吞炭  
 出家為尼  
 邵氏家傳曰邵貞字德方山陰人性詳審赴張氏葬或落  
 生炭於貞履中坐人謂貞不見疾呼貞因不為迴顧  
 神仙傳曰嚴青會稽人也於山中作炭忽有人與青一卷  
 素書曰汝骨應得道長生故授神書也  
 齊地記曰東南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人俗音曰挺木經  
 野火燒之不死炭亦不滅東方有不灰之木  
 豫章記曰豐城縣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燃以炊爨  
 交州記曰竈頭山越人炊爨之處掘而得炭  
 淮南子曰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可合  
 又曰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燥故炭輕濕故炭重

又曰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  
 其象而木已動矣

又曰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憎一曰膠  
 以多少推之入漆中則散漆入膠中亦散膠  
 故曰相憎也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解歸冰復其  
 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  
 相愛膠膝相賊冰炭相息也

抱朴子曰柳乃速朽者也而燔之為炭則億載而不敗  
 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襄子滅鬚去眉變其形容作乞人  
 往乞於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襄  
 乃吞炭而變其聲

異苑曰信安鄭徽年少時登前橋仿佯見一老翁以小囊  
 與徽云此是君命慎勿零落若有破碎便為凶兆言訖失  
 所在徽密開看是一挺炭意乃祕之雖家人不之知也永  
 初三年年六十病篤語弟子云吾齒盡矣可試啓此囊見

炭碎折於是遂亡

相譚新論曰舉火夜作燃炭乾墻

王況釋時論曰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得鑪冶之門者唯挾

炭之子

鹽鐵論曰冰炭不可以同器

語林曰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豸驕豪乃擣小炭為

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何召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焚既

猛獸皆開口向人赫赫然諸豪相矜皆服而効之

賈誼鵬鳥賦曰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

為銅

灰

周禮曰蜎氏掌去鼃鼃焚牡鞠以灰酒之則死

之聞謂鼃為蜎也鼃也蜎與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煙西行彼之水

又曰噓氏凍力見帛以欄為灰渥渥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

蜃渥讀如緇人渥管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子春云淫當為渥書亦或為湛濁可也

史記曰秦商鞅作苛法有弃灰於道者刑之

漢書曰韓安國坐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

復燃乎甲曰燃即溺之

又曰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國胡云此是天地劫灰

之餘也問東方朔信然

後漢書曰楊琰為零陵太守時蒼梧羣賊攻劫琰制車數

十乘置灰車中從風散灰賊不得見因以敗之

魏略曰文欽為廬江太守為都督王陵所奏欽訴曹爽爽

謂曰陵責卿載灰兩舡何為乎聞足下起染舍故燒作灰

吳錄曰張舉字子清爲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按屍開口視之無灰令人取猪兩頭殺一生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先死婦後燒之婦遂首服焉

晉書曰馮摩羅什天竺人也中書監張資病驍騎將軍呂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厚羅什以其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難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又療果無効少日資亡少日猶無幾時

隋書曰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

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又曰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灰出外面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卽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飛少許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吹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駭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



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莊子曰鄭有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弃而走不喜自列子見之而

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咸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不活矣不可

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濕灰均其寂魄化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

又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若夫其配正也顏子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稿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稿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志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

淮南子曰月暈以蘆灰環之缺一面則暈亦闕一面焉

又曰爛灰生蠅

又曰仲夏之日無燒灰草木無暴布之也

又曰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面欲無濡不可得也

又曰女媧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為冀州害積廬灰以止淫水廬也一日曰

又曰伐薪而為炭燔草而為灰

抱朴子曰吳世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試之積荻數千束裹之因猛火而燔荻了盡謂光當已化為煙燼而光端坐灰

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

又曰外國作水精鹽實是合五百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其法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矢而問之殷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殷國常雨血雨灰血石武王以大災妖也其一人曰是非大妖也殷國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血石

臣不為妖災武王踞然而問三十七章之妖對曰殷君好射人善以人饒虐喜剖人心喜殺婦喜殺人父孤人之子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要離謂吳王曰臣請殺之乃偽加罪焉執其妻焚而揚其灰述異記曰蜀郡成都張伯兒年十餘歲作道士通靈有遠鑿時飲醇灰汁數升云以洗腸療疾從征記曰自燃灰狀如黃灰生海濱投水中浣衣不須淋水太玄經曰冷竹為管室灰為候以揆百度虞翻注曰以冷塞也物理論曰宜陽縣金門山竹為律管河內葭莩以為灰可以候氣焉春秋感精符曰晝遺灰則月暈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二  
風寒雨少  
物不  
極休徵部  
而至  
叙休徵  
一衣  
雨  
天  
不  
候  
雲  
車  
夫  
炎  
氣  
叙休徵  
書曰休徵  
之驗  
曰肅時雨若  
時雨順之  
曰又時暘若  
時暘  
政治則時  
暘順之  
曰哲時燠若  
時燠  
順之  
曰聖時風若  
時風順之  
○禮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  
又曰用民必順  
不奪  
農時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  
之疾  
言大順之時  
○又曰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  
謂四靈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又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

皆在郊椒與藪同也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  
闕也則是無故非有他事使之言也先王能脩禮以達順故此順之  
實也

又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假音皆

又曰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行水為雨金為陽火為煖水為寒土為風

黃帝大階六符經曰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成獲

其宜天小大安是謂太平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為一秀大幾滿

車長幾流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為

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

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

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辭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

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下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

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周公乃  
敬其所來故小雅云有滄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  
飄風暴雨亦明矣

又曰祥者福之先見者也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春秋繁露曰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

星見黃龍下

又曰五帝三王之理云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

教以愛使以忠勸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

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故天為下甘露朱

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與鳳凰騏驎遊于郊

孫氏瑞應圖曰君賢得土地則日有黃抱

又曰揚光者人君不假臣之權則日揚光

又曰王者動不失日揚光也  
符瑞圖曰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方自來降也

又曰少皞氏邑於窮桑日五色天照窮桑

易說曰日者至陽之精象君德玄黃照耀五色無主

春秋潭潛巴曰君德應陽君臣得叶度則日含王字含王

字者日中有王字也王者黃德象日光所照無不及也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興有黃雀赤頭立於日傍黃帝日

黃者土精赤者火榮爵者賞也余當立大功乎黃雀者桑

也

禮斗威儀曰君承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無主宋均

曰五行之色不主於一也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昇平則黃中而青暈乘火而王則

黃中而赤暈乘金而王則黃中而白暈乘水而王則黃中

而玄暈

孝經援神契曰黃氣抱日輔臣納忠德至於天日抱載在

日載在旁日抱

月

漢書曰元后生成帝夢月入懷吳志云孫策生

京房易飛候曰正月有偃月國必有喜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月黃而多輝

禮瑞應圖曰背太清之治世也昭明于日月

禮含文嘉曰人君政尊則日月貞明

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利得道叶度則日月大光明天下和

平上下俱昌延年益壽

星

孫氏瑞應圖曰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

為明王者不私於人則見星出於西方又曰王者德至幽微則景星見

又曰景星者星之精也先後月出於西方王者不私人以官使賢者在位則見佐月為明

又曰王者孝行之溢則斗實精北斗七星光明若荆實也又曰王者承天得理則老人星臨國

符瑞圖曰鎮星合房者年穀豐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五星若連珠

尚書中候曰帝堯卽政七十載景星出翼景大也翼宋鳥宿也禮稽命徵曰出號施令叶民心制禮作樂得天意則景星

見又曰外內之制各得其宜四方之事無有留滯則天苑有德星見

禮斗威儀曰君承土而王者其政太平則鎮星黃而多暈

斗宮星黃大其餘六星耀光四起斗宮北斗魁星也

又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太平則辰揚光乘金而王則太白揚光

禮含文嘉曰天子崇有德彰有道顯有功褒有行則太微七星明少微處士有德星應宋均云太微正教之宮也七

星衣裳正禮今施教布化儀服應禮故星明今少微處士有德星應則星皆有威儀矣

春秋合誠圖曰天子精耀心憤務德則景星見宋均曰憤猶盛也春秋感精符曰土者土感皇天則景星見

春秋佐助期曰虞舜之時景星出房春秋孔演圖曰天子舉賢則景星放於天

又曰王者德政海內富昌則鎮星入闕闕華闕之門當帝坐

春秋元命苞曰老人星者治平則見見則主壽並以秋分

候之南郊曰天子舉饗饗星於天

又曰帝位明即畢星光大也星出於西方者不私人以

春秋文耀鉤曰老人星見則主安下不見則兵起

又曰王者安靜則老人星見春秋文耀鉤曰老人星見則主安下不見則兵起

春秋運斗樞曰王政和平則老人星臨國萬民以歌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天則斗極明德至天則斗極明

又曰天子刑于四海德洞淪冥八方神化則斗霄精出

又曰神靈滋液百珍寶用有景星宋均曰符驗明

又曰鎮星舍房符明道興宋均曰符驗明

又曰太白合表四夷從服之象宋均曰合表從中道也

無進宋均曰合表從中道也

孝經內事曰天子行孝德則景星見宋均曰合表從中道也

又曰王者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陰陽台度則太

微五帝座星明以光也宋均曰符驗明

又曰王者得禮之制不傷財不害民君臣和草木昆蟲各

象正性則三台為齊明不闕不狹如其度宋均云君臣制

度宮室車旗多少各有科品則應也北東漢書曰君臣制

又曰王者敬諸父有差則大角光明以揚宋均云諸父伯

仲叔季也斗為帝車帝所乘也角堅剛而居帝前帝敬諸

父感天應之也宋均曰符驗明

又曰王者遠嫌別微殊貴賤抑驕臣息亂子則屏星為之

明以潤帝座章而光宋均云屏星五帝座為之明以潤章

大也宋均曰符驗明

又曰天子得雲臺之禮則五車均明河行不離其常宋均

云天子考察天氣若梓慎見星之稜者也所以獲福禳災

五車主五穀民饗災得福民無飢寒之困五穀星之明以應之河若離常則有決溢之憂則九穀失所殖矣  
又曰昆弟有親親之思則鈞鈐不離房宋均云鈞鈐遠房則疎闊今昆弟相親故天相近明其友也  
又曰王者厚長幼各得其正則房心有德星之應宋均云房心爲天子明堂布政之宮長幼厚則政教著明房心應之而時也  
史記曰黃帝行德天爲之起風從西北東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也  
唐書曰肅宗在平涼未知所適會朔方留後杜鴻漸奉牋迎上又河西行軍司馬裴冕勸上治兵於靈武以圖進取上發平涼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以保

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回軍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

尚書天傳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

又曰舜將禪禹于時八風循通

禮斗威儀曰王者乘火而王其政昇平則祥風至宋均云卽景風

其來長養萬物符瑞圖曰朔風者瑞風也一名景風春爲發生夏爲長盈

秋爲收藏冬爲安寧

春秋繁露曰王者恩及金石則涼風出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被八方則祥風至

王充論衡曰王者太平則五日一風風不鳴條

風角曰風清明高不及地二三尺此下有聖人或清明其

來久長而不动搖樹木枝葉此龍德在其下

晉陽秋曰劉裕平慕容超將鎮下邳聞盧循反何無忌敗乃還次山陽造楊子江問行人曰朝廷如何對曰劉公則尚未至劉公若還無所憂也裕將濟而風急衆咸難之裕曰吾有天命風當自息如天不助覆溺何足可怯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嘉雨時至春秋論題辭曰大節二十四小節十二功德分也故一歲三十六雨

鹽鐵論曰太平之世則雨不破塊旬日一雨雨必以夜符瑞圖曰周公時天下太平當此之時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又曰靈雨者遇歲亢旱責躬引咎理察冤枉退去貪殘側

修身政則降以靈雨非誠感瑞則非靈也

又曰昔殷湯之世天下大旱以六條自責於是大雨

淮南子曰神農之世甘雨以時五穀蕃殖

尸子曰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谷雨旬五日爲行雨萬物咸利故謂之神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嘉氣也

漢書曰武帝封禪夜有白雲封中出

魏書曰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者以爲至貴之證

宋書曰世祖在江州起義建牙軍門有紫雲三段落于牙



唐書曰玄宗嘗出畋有紫雲在其上從者望而得之

又曰肅宗自奉天而北名次永壽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識者以為天子之氣

尚書中候曰堯德清平乃沈璧於河白雲起

禮斗威儀曰景雲景明也言雲氣光明也

又曰周成王治平觀於河青雲浮

春秋孔演圖曰黃帝釋興黃雲升於堂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又曰天子孝則景雲見

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見者太平之應也

符瑞圖曰喬慶雲也內赤外黃一曰喬雲

帝王世紀曰黃帝有景雲之瑞以雲紀官

又曰堯母慶都生神異有黃雲覆上

漢武故事曰帝幸梁父祀地山上有白雲如蓋

又曰宣帝祀甘泉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歸藏曰大

昊之盛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徐爰宋書曰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於軍上

史記曰高祖至平城匈奴圍上七日大霧漢人往來故不

覺

帝王世紀曰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霧三日帝之

洛水上見大魚負圖書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十二年甘露降南行唐

又曰明帝永平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

又曰明帝永平十七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

二縣屬零陵泉陵城

在今永州零陵縣北泚陽故城在湘源縣西北

東觀漢記曰光武時甘露降四十五日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甘露頻降狀如細雪

唐書曰武德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甘露降于中華殿之桐樹  
又曰貞元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柏竹藂等二千四百四十二處

尚書中候曰堯時甘露降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天則降甘露

禮斗威儀曰君治政則軒轅之精散為甘露降

又曰人君乘土正其政太平則甘露降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甘露零

孫氏瑞應圖曰耆老得敬則松柏受甘露尊賢養老不失

細微則竹藂受甘露

又曰甘露者味清而甘降則草木暢茂食之令人壽

又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則甘露降於松柏

白虎通曰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

論衡曰甘露味如飴王者太平之應

鵝冠子曰聖德上及太清下及萬靈則膏露下

晉中興徵祥記曰甘露仁澤也凝如脂甘如飴王者德至

於天則降

呂氏春秋曰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

山海經曰軒丘鳳卵民食之甘露民食之所欲自從

魏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屢降仁壽殿前自

吾建承露盤以來甘露復降芳林園

雷

史記曰高祖母劉媪嘗遊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冥晦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妊遂產高祖河圖曰黃帝以雷精起  
尚書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白雀銜丹書集公車曰秦伯霸也

氣

史記曰秦始皇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之又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惟問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

漢書曰宣帝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詔繫獄者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獄郿吉拒使者不得入

後漢書曰望氣者蘇伯河爲王莽使至南陽遙見望春陵

郭晳曰音子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夜切

東觀漢記曰和帝時十一月夜白氣長三丈起國東北指軍市西域蒙奇踈勒二國歸義  
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以漢延喜二年十二月乙巳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惟之以問卜者王且曰此吉祥也  
晉書曰天子氣森森然或如華蓋或如龍如馬  
宋書曰明帝太始二年六月日入後有黃白氣東西竟天光明潤澤也  
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諫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彩相繆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不若殺之  
應劭漢官儀曰世祖封禪久有白氣一丈東南極望正直壇所有青氣上與天屬遙望不見顛瑞命之符也

光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祀汾陰汾陰傍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

又曰郊太一祠上有光

又曰宣帝祠世宗神光興於殿旁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

東觀漢記曰李軼等讖言劉氏當復起李氏為輔遂市兵弩絳衣赤幘歸舊廬望見廬南有若火光以為人持火呼之光遂盛瞳瞳上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

後魏書曰太祖武皇帝母曰獻明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寤而光明屬天歎然有感及生於參合之北其夜復有光明

又曰高祖孝文皇帝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生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氤氳和氣充塞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榮光出

符瑞圖曰玉燭者瑞光也見則四時之色洞如燭也

又曰景者光也亦曰象也光而可象應行而臻故茂德內彰則瑞光外燭

又曰昌光者瑞光也見於天漢高父命昌光出軌

又曰榮光者瑞光也其光五彩焉出於水上

又曰五光彩者天見五色三光重輝輝于地也

春秋合誠圖曰五光垂彩天下大嘉

尚書中候洛師謀曰呂尚出遊于戊午有赤人雄出

授吾簡丹書曰命由呂吾我也由用也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盡力乎溝洫百馨用成神龍靈龜馴伏王女降

魏志曰咸熙二年晉太子襲位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丈

餘跡長三尺一寸白髮着黃單衣黃巾拄杖呼民主始語云今當太平

瑞應圖曰真人者黃帝時遊於池王者有茂德不貪貨利則金人垂軀遊王後池

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造兵杖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

黃帝行天下事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而令制伏蚩尤蚩尤歸臣因使鎮兵以制八方

尚書中候曰堯使禹治水禹辭天地重功帝欽擇人帝曰出爾命圖爾乃天

治言天使汝禹臨河觀有白面長人魚身表安也言曰文臣河圖

去入淵括圖謂河地象

漢書曰武帝太始四年三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為縣祠神人于交門宮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漢武帝所造若有嚮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山海經曰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名曰延維人主得而食之伯天下即委蛇也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使乘白鹿來獻白環一本云帝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

又曰二美母者蓋神女也周穆王時持酒來酌之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溪十里援弓將射未敢

發見人物具焉右袂衣走馬管仲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走馬前道也袂衣其前

水右袂示從右涉至溪如所言公拜焉曰仲父之聖若此莊子曰齊桓公遊於澤管仲御公見鬼仲曰澤有委蛇其



祥瑞圖曰王者益土地則社稷及市中地長

山

管子曰霸王之主興則昇山之神見

休子曰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旦化為山鬱鬱葱葱焉

湖

吳志曰孫皓天璽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來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傳言此湖塞天下大亂此湖開天下寧

河

北齊書曰武帝大寧二年齊州黃河清改清河元年

隋書曰煬帝大業三年武陽言河水清。唐書曰貞觀十

四年陝州奏界內二百餘里正月元日河水變清四日乃

止。又曰高宗永徽五年六月濟州黃河清十六里

又曰肅宗乾元二年嵐州言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十月

李光弼破史思明衆五萬水大盛曰曰曰與正日變

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清

又曰孔子云天之將降嘉應河水清變為白白變為赤赤

變為黑黑變為黃各三日鄭玄曰聖王為政理之所致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濂宋均曰濂不決不溢也謂

符瑞曰河濂者河水清也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循天命而行天道四通則河出龍圖

東觀漢記曰光武從邯鄲避王郎兵南至下曲陽滹沱河

道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舡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為士郎所

及上命王霸前往視之實然霸念還言驚衆難不可渡且

臨水止尚阻即自冰堅可渡士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

也此至河流澌冰合可履馬欲僵以囊盛沙布冰上既度

未數里冰陷也

水合而凍冰為澗以澗澗水止則澗

孫子瑞應圖曰王者出而王道通移則海不揚鴻波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江海著其神象

宋均神不見但著象而已青黃赤白玄水具有此色焉

春秋運斗樞曰播光則海出明珠

雒

謝承後漢書曰沛國陳宣子字子建建武十年雒水出造

津城門或欲築塞之宣諫曰昔王尊正身金隄水退况聖

主耶言未絕而水去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洛赤光起

又曰武王沉璧青雲浮洛

易乾鑿度曰帝德之盛應於洛水先温九日乃寒五日變

為五色玄黃

曰欽定四庫全書

陳書曰高祖至南康破蔡路養李遷化贛石舊有二十四

灘多巨石行旅者以為難高祖之發也水暴起三百里石

皆沒

唐書曰武德元年七月新豐鸚鵡谷水清世傳此水清天

下平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於山

宋均曰蒙

異苑曰障淄山下有女水齊人諺曰世治則女水流世

亂則女水竭慕容超時乾涸彌載暨宋武薄伐而激洪波

禮曰地出醴泉

醴泉



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祠長陵還醴泉出京師飲之者痼疾皆差也

唐書曰貞觀二十三年肅州醴泉出有文石五彩蓋泉

尚書中侯曰醴甘也取名醴酒

又曰堯砥德匪懈醴泉出

又曰文命盛德俊又在官醴泉出山

禮斗威儀曰醴泉味甘王政和可貴故水甘也

禮稽命徵曰王者刑殺當罪賞賜當功得禮之儀則醴泉

出關庭也

又曰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白泉出飲之使壽長

禮含文嘉曰神農修德作耒耨地應以醴泉

春秋潛潭巴曰君德應陽則醴泉出焉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得則醴泉出

春秋感精符曰德淪於地則醴泉出焉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淵泉則醴泉出

孫氏瑞應圖曰醴泉者水之精也味甘如醴泉出流所及

草木皆茂飲之令人壽也

又曰理訟得所醴泉出於京師有仙人以爵酌之

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則醴泉湧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

可以養老也

鵬冠子曰聖人德土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醴泉出

徐整正曆曰黃帝之時以醴泉為漿

孫子瑞應圖曰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仙人主之

典略曰浪井者不鑿自成之井

池

唐書曰大曆八年解州安邑兩池生乳鹽後賜號寶應靈慶池

左傳曰晉文公過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野人與之塊公子欲鞭之予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史記曰黃帝時有土瑞故以土德王庚溫瑞應圖曰王者德溫遠方則物化為土

蜀王本紀曰蜀王獵於褒谷秦王以金一笥遺蜀報以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賀曰土者地也今秦當有蜀矣

漢書曰昌邑王門社有枯樹復生枝葉後宣帝立晉書曰武帝時洛陽太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為東莞後當

有天子東莞王改封琅邪王江東之應也

春秋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响百姓歸之之响鳴者湯起故桀時有此祥响呼后切

漢書曰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何何有數千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一丈五尺人三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

唐書曰貞觀十九年陝州有石理成文曰李君玉三字唐明一

又曰永徽二年藍田縣令田仁注獻瑞石文理成字曰天安永得位祥瑞圖曰張掖之柳谷有石始見於建安成形於黃初文備於太和建安黃初太和皆年號其石狀象龜巖然盤峙廣一丈六

尺長六丈六尺周圍五丈餘蒼黃麟鳳龍馬炳澳成形文  
宇燦然斯蓋大晉受終聖德兼該之應也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龍三年張掖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  
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仙人騎之  
其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闔闔於前上有玉  
守玉缺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在東鳳凰在南白虎在西犧  
牛在北馬白中布列南方有字曰大討曹金但取之此司  
馬氏革運之徵○瑞應圖曰碧石王者玩弄之物不用則  
出○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乃生白石  
又曰王者君臣父子夫妻尊卑有別則石不生於澤也  
禮合文嘉曰內外之制各得其宜則山澤出龜寶石  
亦天下東萊萑蒲

孫氏瑞應圖曰萑蒲王者不徵滋味庖廚不踰深盛則生  
於廚一名倚扇一名寶閣一名倚萑生如蓮枝多葉少根  
如絲轉而生風上於飲食清涼驅殺蟲蠅舜時生於廚又  
堯時冬死夏生又舜時生於廚及階左  
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和得道度叶中則萑蒲孳於庖廚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阜出萑蒲  
宋身注曰文  
典備則萑蒲  
也  
祥瑞圖曰雙蓮為萃  
又曰華萃者其枝正平王者德剛則仰弱則低  
又曰王者政令均則華萃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萃感  
朱草

孫氏瑞應圖曰朱草草之精也聖人之德無所不至則生  
又曰朱草者百草之精也王者德無所不通四方有歌詠  
之聲則生  
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六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尚書大傳曰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則朱草生  
又曰帝命周公踐祚朱草暢生  
尚書中候曰文命咸得俊又在官則朱草在郊  
又曰堯德清平比隆伏羲故朱草生郊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地生朱草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洽於地則朱草生食之令人不老  
春秋運斗樞曰樞星見則朱草生  
春秋繁露曰君勸農事無奪民時使之歲不過三日行十  
一之稅進經術之士開閭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朱草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朱草生

後漢書曰光武時朱草生于水涯

晉書曰武帝時朱草生

白虎通曰朱草赤色也可以涂絳別成黼黻之服列爲尊  
卑之差

淮南子曰太清之世四時不失其序日月揚光五星循軌  
則朱草生

抱朴子曰朱草狀似小桑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  
瑚生名山嶺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  
其中立可丸爲泥以金投中名曰金漿以玉投之名曰玉  
釀服之皆長生也  
鵬冠子曰聖人至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朱  
草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朱草生於文昌殿側

萱菜

孫子瑞應圖曰萱菜者葉圓而五色一名曆菜卜五葉日  
生一葉從朔至望畢從十六日毀一葉至晦而盡月小則  
一葉卷而不落聖明之瑞也人君德合乾坤則生  
祥瑞圖曰萱菜堯時生

尚書大傳曰周公輔幼主不矜功則萱菜生

尚書中侯曰周公作樂而治萱菜生

春秋運斗樞曰老人星臨國則萱菜生

又曰箕星得則萱菜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萱菜生

風俗通曰按孝經說古太平萱菜生階其味酸王者取以  
調味後以醯醢代之

徐整正曆曰黃帝之時以萱菜者瑞草也蓋神靈之喜應  
也

白虎通曰王者考曆得其分度則萱生於階菜者樹名也

嘉穀

孫氏瑞應圖曰嘉禾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文者則二本  
而回秀質者則回本而異秀此夏殷時嘉禾也

又曰周時嘉禾三本同穗異質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  
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所生焉此文  
王之德乃獻文王之廟

書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各一隴合為一穗獻之天子王  
命周公作嘉禾篇

尚書中侯曰嘉禾莖長五尺三十五穗  
禮含文嘉曰神農作耒耨天應以嘉禾

又曰綏五車明五禮則五禾應以大豐

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下其政升平則嘉穀並生

詩含神霧曰堯時嘉禾七莖連三十五穗

春秋運斗樞曰旋星得嘉禾液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

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然後五穀興以助

果實

漢書曰宣帝時嘉穀降于郡國

後漢書曰安帝時九真嘉禾生五百六十本七百六十八

穗

東觀漢記日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舍時有嘉禾

一莖九穗縣境大熟因名曰秀

又曰章帝時嘉禾嘉麥日月不絕

魏志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三嘉禾生

王隱晉書曰元帝初藉藁草悉成禾

沈約宋書曰文帝時醴湖生嘉粟一莖九穗

又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嘉禾生華林園十株七百穗

又曰孝武帝大明元年嘉禾生清暑殿鴟尾中一株六穗

齊書曰武帝時固始縣嘉禾一莖五穗新蔡又獲一莖九

穗一莖七穗

梁起居注曰大同六年九月始平獻嘉禾一十七穗

白虎通曰嘉禾者太和之為美瑞者也

晉徵祥說曰王者盛德則嘉禾生嘉禾者仁亦也其大盈

箱曰稔中米國政質則同本而異穎國政支則同穎而異

本

唐書曰開元十九年揚州奏穠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

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稽音

又曰大中二年福建進瑞粟十五莖莖有五六穗

又曰大中六年淮南節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郵兩縣百姓

於宮河中漉得異米煮食可為聖米

稽鬯

孫氏瑞應圖曰稽鬯者三隅之黍一粃三米王者宗廟修

則生○又曰昭穆序祭祠宰人咸有敬讓禮容之節威儀

之美則稽鬯生

又曰王者節敬依禮度親疎有別則稽鬯生

又曰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稽鬯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稽鬯生

福草

孫子瑞應圖曰王者宗廟致敬則福草生於廟禮草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則福草生廟中宋均

中生草蓋福草也即未草之別名可以滌祭服故應仁孝而生廟中

福并

孫氏瑞應圖曰福并瑞草王者有德則福并生異道也

威蕤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禮備則威綏生一日威蕤

又曰王者愛人倫則威蕤生於殿前

屈軼

孫氏瑞應圖曰屈軼者太平之代生於庭有佞人則草指

之平氣猶曰有佞人則草指之

延嘉

孫氏瑞應圖曰延嘉王者有德則見

又曰王孝道行則延嘉生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至德屬于四海則延嘉生

孫氏瑞應圖紫達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紫達常生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食之令人延年

春秋蓮斗樞曰播光得則陵出玄芝

又曰王者寵近耆老養有道則芝莢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甘泉宮內產芝草九莖異產連葉

宣帝神雀元年金芝九莖產于涵德殿銅池中

如淳曰銅池承露也

昭灼曰以銅飾池邊也

後漢書曰明帝時郡國上芝英

又曰章帝建初三年零陵獻芝草

東觀漢記曰桓帝時芝草生中黃藏府

宋書曰順帝時臨城縣生紫芝

齊書曰武帝時襄陽獲紫芝

隋書曰開皇十九年朱雀等十六門生芝草

唐書曰貞觀十七年安禮門御樹產靈芝五莖又皇太子

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悉為龍鳳之狀

又曰貞觀十七年滁州言所部川源徧生芝草百寮及雍

州父老上表固請封禪

唐春秋曰貞觀十九年雍州李樹生芝英赤蓋紫光色鮮

麗司徒長孫無忌與官方岳上表請禪不許

又曰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礎產玉芝兩莖

又曰肅宗上元二年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玉芝生一莖



三花御製靈芝詩以示羣下

又日上元二年九月壬午朔皇后奏含暉院生金芝

大同起居注曰九年金芝二十八莖生于殿庭少府卿蕭

介以聞

古今注曰漢武時甘泉殿房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  
歌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於山則芝實茂

孫整長歷曰黃帝以五芝為房名

瑞令記曰食芝延年不終與真人同

論衡曰建初三年零陵泉陵縣女子博寧宅內生芝草五

本莖葉紫色太守沈鄴遣門下掾奉獻皇帝悅懌

又曰芝草一年三華食之令人眉壽慶世蓋仙人之所食

又曰紫芝者其栽如豆

繆襲神芝譜曰青龍元年神芝產于長平之晉陽許昌典  
農中郎蔣充奉表以聞其色丹紫其質光耀上別為三幹  
分為九枝散為三十六莖委綴連屬有似珊瑚之狀考圖  
按譜蓋美乎前代矣

蘭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和平則蘭常生宋均曰蘭  
生主給和

也調

茅

史記曰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  
之禾江淮之間有一茅三脊所以為藉

周書曰成王時奇幹獻茅其頭若雄雉佩之不昧

宋書曰孝武時三脊茅生石頭西岸江陵夏王義恭表勸

封禪

唐書曰麟德元年亳州奏老君廟側生三脊茅

蒿

大戴禮曰周時德澤洽和蒿大可以為宮柱曰蒿宮此天子之路寢也

木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中生赤木

又曰王者得禮之宜則宗廟生祥木

地鏡圖曰國治益地則木生水

又曰國理君喜則樹木忽自大

京房易傳曰君有德生聖子則木生屋上及朝廷

又曰君德強且高昌則木生城脅一尺圍已上長數丈此謂城強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

又曰王者不失民心則木連理

漢書曰武帝幸雍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眾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左衽而蒙化者

後漢書曰明帝永安十七年甘露仍降樹枝內附仍頻也內附謂

木連理也西南夷哀牢僭耳焦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

義貢獻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宋書曰文帝元嘉中有穀櫟二樹連理

隋書曰盩厔縣獻連理樹植之宮庭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日

一丈之幹并枝者二十餘所

又曰二十一年玉華宮李樹連理隔澗合枝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也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連

理者或枝還合或兩樹合共  
曹植魏德論曰皇樹嘉德風靡雲披有木連理別幹同枝  
將承大同應天之規

唐書曰興元元年八月亳州真源縣大空寺李樹植來十  
四年長一丈八尺今春秋忽上聳高六尺周迴似蓋九十  
餘尺

賓連闕達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庶嫡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闕生於  
房一名賓連達一名賓連闕生於房室象御妃有節也  
白虎通曰賓連闕達者樹名也其狀連累相承

平露

孫氏瑞應圖曰平露者如蓋生於庭以知四方之政平王  
者不私人以官則生若東方政不平則西低北方政不平

則南低西方政不平則東低南方政不平則北低四方政  
不出其根若絲一曰平兩  
又曰平兩者如蓋以知四方王者政平則生  
白虎通曰王者使賢不肖位不踰則平露生庭平露者樹  
名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三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四

金澤文庫

自與遊日王齊時... 文曰平兩... 不出其... 腹前於內...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四

金澤文庫

易曰履霜堅冰至... 家必有餘殃... 尚書洪範曰咎... 寒若蒙怛風若... 左傳曰初內... 厲公入公... 氣欲以取之... 妖興故有妖

易是類謀曰斗機絕綱玉衡撥攝提亡鄭玄注曰斗機絕綱斗者天之精  
 天失其平故斗機絕綱玉衡機也攝提者斗前之星為斗  
 五斗合狼弧張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月彗孛特特  
 此皆屬乾乾多為天失其也當藏者出當出者消危也易期  
 主策著天者皆失其也當藏者出當出者消危也易期  
 當藏者消解夜視無月也虹蜺煌煌夜視無月彗孛特特  
 亡玉羊期失金雞者箕星亡也箕者為風動雞鳴今  
 於未為天卑地高雷謹公行天行無所畏也星晝奔蜺夜  
 光上無乾下無常天味履踐冰無常天地味氣不正故下  
 也晝視無日夜視無月何明之有乎民衣霧主吸霜霧後  
 履踐冰者峻急之法行被其刑也  
 政行被其毒也上吸聞可倚杵於何藏解上天卑地高天  
 霜被陰毒將害躬也  
 倚一枚其意同不知夏不知冬不見父不見兒所以然者以  
 早列故卑以父望之漠漠視之茫茫羣黨假威出坐玉牀  
 小人羣黨假王威權十四  
 坐於玉牀者王之牀也

尚書大傳曰川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  
 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  
 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  
 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  
 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水不潤下雨  
 文曰爰用五事建用皇極一日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  
 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次二曰  
 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時則有  
 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次三曰視視之不明  
 是謂不哲厥咎荼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  
 保蟲之孽次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  
 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次五日思思之不容  
 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咎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

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霧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謂小精無咎於時常洪範五行傳曰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故災爲已至異爲方來謂六三曰將敗也家語孔子曰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謂百善備矣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災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雨石大者如甕小者如箕嘗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之大妖四十七章殷君喜殺人喜以人飴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刑禍喜以信欺欺者爲忠忠諫者不賞以君子爲下小人爲上以佞辯爲

相子爲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好田獵畢弋走狗飾馬喜脩池臺宮七十有三所大宮百里善爲酒池糟丘而牛飲者三千人喜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尺丈無錙銖無秤衡無功賞無罪誅此殷國之妖也謂六三曰將敗也白虎通曰災異者何也災之爲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爲言怪也先發感動何以言災者有所害也謂六三曰將敗也說苑曰趙簡子問於翟封餘曰吾聞翟雨蚩穀三日雨血三日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災足亡國乎封曰兩蚩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災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君幼弱其大臣比黨以求祿其百官肆斷而無常其政令不常而數改此其妖也謂六三曰將敗也京氏別對災異曰五穀無實何君無仁德臣懷叛戾華飾

虛舉薦賢實不相副內為蘇秦之行外以夷齊之語故致  
五穀多無實朝無賢害氣傷穡不收國大飢其救也選明  
經舉茂才改往脩來退去貪狼施恩行惠賞賜勞臣此災  
乃銷矣

天

左傳宣下曰天反時為災

又曰定公元年曰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二句而畢乃歸諸侯  
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其弘齊高張皆  
將不免其弘違天天既厭周德其弘欲遷都以其祚故曰違天高子違人天之  
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為哀三年周人殺其弘六年高張來魯

天裂

京氏易妖占曰天裂陽不足下害上之象天裂見人兵起  
國亡天開見光流血滂滂

晉書曰惠帝元康中天西北裂時人主昏闇賈后專政  
又曰大安中天裂為二聲如雷是時長沙王奉帝出拒成  
都王穎河間王顛迭威專命僭亂之象

又曰成帝咸和四年冬天裂西北時蘇峻之子以萬人入  
吳興天下有兵關中轉亂明年石勒僭位

又曰穆帝昇平五年天裂廣數丈聲如雷

又曰哀帝初即位天中裂黃三四丈聲如雷野雉皆雊時  
帝荒疾不識萬機太后臨朝相溫專政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建元初天裂廣一丈長五  
十餘丈時四方交戰

隋書曰梁武帝太清中天裂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  
雷聲如雷明年侯景陷臺城

天開

漢志曰惠帝二年天開東北長二十餘丈廣十丈後有呂  
后廢二少帝諸呂作亂

蕭子顯齊書曰齊東昏侯永元中夜天開黃色明照頃有  
物絳色如小甕漸大如倉廩聲如雷墜太湖野雉皆雊其  
年東昏見廢

隋書曰陳後主至德初天開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黃雜色  
聲如雷後年章大寶舉兵反陳竟國亡

天光

書紀年曰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  
不返

漢書曰成帝元延元年四月無雲有雷聲光四下至昏乃  
止

晉書曰穆帝永和十年前涼張祚之元年正月夜天有光

如車蓋明年祚被殺

宋書曰文帝元嘉十八年七月天有黃光洞燭至二十二  
年太子詹事范曄反伏誅

天崩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涼麟嘉五年天崩有聲若雷久之  
乃止

天鳴

又曰前趙劉聰麟嘉三年天崩聲若雷久乃止是歲聰死

京氏易妖占曰天有懸車之聲人主憂

又曰易傳曰萬民勞厥妖天鳴

晉書曰武帝末天東有聲如雷

又曰元帝太興元年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三年天

又鳴其後王敦入石頭王師敗績元帝屈辱制於強臣



隋書曰梁武帝天監時有聲如雷二是歲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後年又西北隆隆有聲如雷赤氣至地是歲盜殺東莞琅邪太守中大通年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涼州刺史簡欽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涼張駿時晉建興十七年八月天有大聲下震地孟池縣人夜怪室如晝時起視是西北閣有門光明照地至二十二年遜于重華

又曰南燕六年天鳴是年桓玄廢其主自立稱大楚

又曰前秦苻堅建元十四年天鼓鳴至二十年堅為姚萇所殺

隋書曰北齊文宣天保年中天西南有聲如雷時帝不恤國政大興師旅

又曰後主武平末年後主東遁至青州是日西方有聲如

雷是月為周師所擒冬令風疾不報觀華早霜四瀟水邊又曰周宣帝建德年天西北有聲如雷未幾吐谷渾大寇

又曰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三夜乃止

又曰後主初即位八月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俄又如之九月夜天東北有聲如虫飛漸移西北至德元年正月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後降於隋

隋書曰開皇二十年四月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六月

秦王俊薨

河圖稽命徵曰帝劉即位百七十年大陰在庚辰江充詭其變天鳴地坼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

恐行秋令則人有疫疾風暴雨怒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摠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人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沆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騰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氣不時鷹隼早鷺四鄙入

保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其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瘡疾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大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飢噉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懈惰師興不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癩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日逆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水凍消釋則寒命之日也  
蘇頌水泉源流風寒冰凍等皆符夏令自霜早割食處  
皆極矣限天律兩皆不為不為國計大與行春令即為  
土賦身而皆冬符夏令則其國以旱倉蓄其其雷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七十四 夏令則雷震不冰小冰即  
許春令限來則不雷此康王所外冬雷打符夏令則  
土此冬變春令限數風來至其康爾許與不其冬  
大水冬冰燃冰其冬風變行夏令則國冬雷震  
今限風災變冰雷求許草木早至春燃符夏令則其國  
國以許春夏令則其國大旱雷暴不其正變於許冬  
與然不備其春雷於許春令則其國不割草木中禁  
則其國以旱因於其正變無符夏令則其國冬大災  
亦孟州許夏令則其國大細食盡如線其其代來符春令

